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04

兀菴普寧禪師語錄

(侍者)淨韻・清澤・道昭・景用・禪了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04-A 師範和南手白
  - 兀菴和尚語錄目次
  - 兀菴和尚初住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
  - 住常州無錫南禪福聖寺語錄
  - 住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
    - 樗寮字阿彌陀經書偈送最明寺殿
    - 最明寺殿契悟因緣
    - 最明寺殿悟道後師贈之助道頌五首
    - 最明夢一善知識教訓堅固參禪惺後親繪供養越兩年值老僧到先來參禮果與夢見一同契悟後捧呈所畫頂相求讚
    - 長書上最明寺殿
    - 最明夢見寺中僧堂盡是高僧羅漢上頭一箇大棟樑惺後即發心重新鋪葢工畢
  - 住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
  - 法語
    - 示關東法孫
    - 示源清藏主
    - 示隆覺藏主
    - 示松島圓海長老
    - 示成道大師
    - 示正傳長老
    - 示院豪長老
    - 示小師景用
  - 序跋
    - 性空序
    - 跋敬侍者頌軸
    - 跋弈東峴住常州橫林淨慈賀頌軸
    - 跋大火中燒金剛經不壞
    - 跋了侍者頌軸
    - 跋大眾賀甯明寺殿悟道頌軸
    - 跋安忍子大智律師草書心經
  - 佛祖贊

        - 出山相
        - 渡江達磨
        - 寒山拾得
        - 行道持數珠觀音
        - 布袋
        - 普化
        - 魚婦觀音
        - 靈照女
        - 無準和尚頂相
        - 義簡禪人畫圓相請贊
        - 最明寺殿真像
    - 自讚
        - 正傳寺住持安東巖請贊
        - 宏海侍者請贊
        - 小師景用請贊
        - 正因法孫命工繪吾幻質炷禮請讚
    - 偈頌
        - 鐵壁
        - 鐵牛
        - 海月
        - 竹溪
        - 雪竇前堂音座寮有煉指行人求頌
        - 寫華嚴經求頌
        - 畫髑髏檐人我檐者求頌
        - 栽松道者
        - 亮知客
        - 南洲
    - 小佛事
        - 尤木石相公薨背上香
        - 奠茶
        - 奠湯
        - 潮西堂鎖龕
        - 覺禪客起龕
        - 明侍者起龕
        - 嵩知客下火
        - 蒙庵主下火
        - 普淳二上座起骨
        - 安危峰藏主起骨

        - 藏上座入骨
        - 清圻二上座入塔
        - 端知客秉炬
    - No．1404-B 小師景用命工鋟板
    - No．1404-C
    - No．1404-D
    - No．1404-E
    - No．1404-F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04-A 師範和南手白

靈巖堂頭長老別去許久，中間受信後，莫知動止。歲暮，忽於蘇城舟中收書并信，且知出世出自諸山，公舉甚慰老懷。既曰住持，却與閑衲子不同，便有住持之職，從上來大有軌則，當一一依而行之。緊要者，惟以本分事廣攝來學，亦宜隨己力量施設，當去過與不及之患，久久自然感驗也。貴老久立叢林，備見今時之弊，可默省察，莫令失脚，墮其輩流，為識者笑。吾老矣，一住五峰，今十七年矣。開奏後，漸理求閑，計只有早晚矣。法衣乙頂付去，遇上堂，可一披幻質，無現成者，付在別日。旅中草略奉答，不甚子細，餘宜為宗乘自愛，不一一。

師範和南手白

靈巖堂頭長老

兀菴和尚語錄目次

卷上
師範手白
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
常州無錫南禪福聖禪寺語錄
卷中
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
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
卷下
法語
序跋
佛祖贊
自讚
偈頌
小佛事
跋

No. 1404
兀菴和尚語錄卷上

兀菴和尚初住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

指三門，迷悟兩門，聖凡二路，以手劃一劃云：總與諸人開闢了也，普請一時證入。

佛殿：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當甚椀脫丘？然雖如是，仁義道中。　(便燒香禮拜)

據方丈，橫按拄杖，云：莫有不顧危亡底麼？良久，云：果然。

拈帖云：從上來被這些子一把把定，更無轉身吐氣處。寧上座尋常一味橫點頭，到此盡平生伎倆也擺脫不下。且道因甚如此？公道已行。

指法座。坐斷千差，當陽烜赫。任是須彌燈王，也須望空斫額。

陞座。祝　聖次，祝州縣香　次，云：此一瓣香，生無陰陽之地，出絕思慮之鄉，軟頑中軟頑，惡辣中惡辣，無端一回嗅著，直得喪盡平生。今日人天眾前當陽爇却，奉為見住徑山佛鑑圓照禪師大和尚，用酬法乳。

據坐(問答不錄)，　乃云：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所以道：法無去來，無動轉相。昨朝乳竇，今日靈巖，曾無動轉之跡，寧有去來之跡？如是則從上佛祖眼睛，天下衲僧鼻孔。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總被山僧拄杖子一時穿却，盡乾坤大地更無纖毫透漏。雖然，且道功歸何所？靠主丈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拈云：二大老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末後太過，檢點將來，總欠一著。寧上座寄跡巖竇，隱遁過時，無端被人推將出來，做這舉止。出則出已，且道為人不為人？乃云：信手斫方圓，自然合規矩。

當晚小參：如來唯一說，無二說；祖師唯心傳，無別傳。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鈎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雖然，且據令一句又作麼生？朔風捲地百草死，芙蓉著花生晚寒。　復舉：德山小參示眾云：今夜不答話。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拈云：德山老漢能放不能收，能殺不能活，當時若要盡令，直須棒了趁出。

徑山付法衣到，師拈起法衣召大眾云：大庾嶺頭提不起，因什麼却在靈巖手中？諸人還知端的麼？若也知得，便知道從上來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的的無私、繩繩有準；其或未知。(便舉法衣云)這箇是徑山圓照老人親手付來底。(便披)

上堂。召大眾，云：披野干皮作獅子吼，指東為西，將無作有，驚起法身藏北斗。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錯；見在諸菩薩，今各亦圓明錯；未來修學人，應當如是學錯。諸人還知這三錯落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同此安居；其或未然，且聽從頭指出：一錯點開從上佛祖眼睛，一錯捩轉天下衲僧鼻孔。且道更有一錯作麼生？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莫道得麼？試出來將錯就錯道看。卓一下，云：餿飯泥茶爐。
上堂。云：教中道：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驀召大眾云：這般說話，蝦跳何曾出得？斗向衲僧門下，猶隔重關。畢竟事作麼生？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抑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中夏，上堂。云：一夏九十日，不覺已過半，管帶牯牛兒，切忌隨物轉。緊把鼻頭索，莫放令寬緩，如是十二時，時時無間斷。收得純熟，斥之不去，受人言語，不動不變，覿面當機。當機覿面必竟如何？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則頭角生。
解制，小參。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所以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點檢將來，只見一邊。設使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大似泥裏推車，陸地行船。直饒總道出門便是草，雖則君子千里同風，未免隔山見烟。爭如任運騰騰，騰騰任運，飢飡渴飲，行坐困眠，自然處處朝宗，頭頭合轍，縱橫得妙，八穴七穿。且總不任麼？又作麼生？拍膝一下，云：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復舉：僧問雲門：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前途或有人問，如何祇對？雲門云：大眾退後。僧云：某甲過在甚處？雲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拈云：雲門老漢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當時纔問，擘脊便棒。待它道：某甲過在甚處？却向道：逢人不得錯舉。
道舊至，上堂。召大眾云：沒絃琴，指趣深，尖新曲調，須遇知音。知音既遇，試彈一操去也。遂橫拄杖作撫琴勢，云：會麼？高山流水無窮意，落落斷崖千萬尋。
上堂，召大眾云：寒食清明節，家家拜掃時，木人空嘆息，石女泪雙垂。惟有林下道人絕學無為，百不會、百不知，拈起少林無孔笛，逆風吹了順風吹。好大哥。
結制，上堂：諸方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中大有差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
端午，上堂。拈拄杖示眾，云：拄杖子，無偏黨，遍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左邊卓一下，云：妖恠盡勦除。右邊卓一下，云：佛魔俱掃蕩。掃蕩後如何？擲下主丈，云：普天皇道無遮障。

徑山圓照先師訃音至，上堂，召大眾云：頑處非常放軟頑，偏能陸地要撐船，驀然撐向龍門去，蹤跡不知往那邊？幾多望斷空惆悵，亦復嗟嘆泪潸然。拍禪床一下，云：安得鸞膠續斷絃？　舉哀，召大眾云：我有一句子，不封亦不樹，不在舌頭邊，亦非思憶處。諸人若要知得親切，徑山圓照老人即今在汝諸人眼睫上放大光明，肆口宣說，急須諦聽；其或未然，蒼天中哭蒼天。

祈雨感應，上堂。拈拄杖示眾，云：拄杖子，化為龍，拏雲[illegible]霧，妙應難窮。霈然洪霪，四海皆通，五穀結實，萬物歸功。鼓腹謳歌忘世事。以拄杖打圓相，云：太陽依舊海門東。擲下主丈，下座。

解夏，小參。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言佛與祖，特地隔天涯，便任麼承當，已是不堪持論，那更休夏自恣取，驗蠟人也大屈哉！靈巖恁麼告報，莫有猛省底麼？拍禪床一下，云：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復舉：巴陵示眾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後來雪竇道：是風動？是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拈云：總道二古德互相擊揚，金聲玉振，耀古騰今，殊不知一人太儉，一人太奢，有人與二老宿作主，出來與靈巖相見。

建閣謝修造，上堂。拆東籬，補西壁，從空架空，以楔出楔。佗時聳壑昂霄，須信不勞餘力。這般說話，直是好笑。何故？纔方搓彈子，便要揑金剛。下座。

上堂，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圓照老師道：川僧荔苴，浙僧瀟洒。師拈云：二老雖則各擅家風，其奈優劣不等。靈巖也有箇道處，或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只向道：鳶飛戾天，魚躍于囿。

上堂，拈拄杖示眾云：山僧昨日入邑滿散，於無心中收得一物，非長短方圓，亦非青黃赤白，賤則價重娑婆，貴則分文不直，不敢囊藏。今日歸來，不免擊鼓陞堂，與諸人平分去也。卓一下，云：一加三，二添六。擲下，云：收。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殿主浴佛次，藥山問云：你只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且將那箇來。藥山休去。師拈云：藥山老漢纔開臭口，便見鄉談，引得布衲隨邪逐惡。當時待它恁麼道，但舀香湯浴佛，管取藥山開口了合不得。靈巖不問你這箇那箇，今日正當四月八，敢保諸人未曾夢見，山僧盖膽毛在。

住常州無錫南禪福聖寺語錄

侍者　清澤　編

指三門。我此門風，孤危不立。若是臨濟兒孫，便請單刀直入。喝一喝。
佛殿。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插香，云：且看四稜蹋地時。
大聖殿。出現在楊州，留錫於此地。寶塔凌高空，聲光動萬里。利物應群機，如月分眾水。我來爇瓣香，一瞻一頂禮。從教人道，自倒還自起。
據方丈，橫按拄杖，召大眾云：山僧坐地，待汝搆去。良久，云：諸人還覺頂門重麼？擲拄杖(便起)。
拈漕帖。此是都運殿撰侍郎幹旋造化，掌握乾坤，於無心中當陽拈出，令未信者信，未聞者聞，山僧頂戴奉行，誰不伏聽處分？
指法座：向上一路滑，壁立千仞險。南禪不立堦級，直與當頭坐斷。　祝聖次，祝州縣香，據坐　(問答不錄)，　乃云：靈山的旨，少室真機，孤迥迥生，風颯颯地，直得超情離見，葢色騎聲，揑聚放開，無適不可。所以居海岸，則時聞潮落潮生，潮聲浩浩；寓梁溪，則但見上載下載，來往憧憧。賓主交參，風雲會合。正恁麼時，如何通信？良久，云：洞庭七十二峰青。　舉：鳥窠和尚因白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侍郎云：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師拈云：侍郎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毗盧金印，等閑通箇消息，迥出常流。鳥窠雖則當機直截，其奈易見難明。諸人還知古德為人處麼？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一派清。
當晚，小參。折脚鐺，破木杓，無柄覇，難摸索。橫拈倒用，破二作三，正按傍提，七穿八穴。靈山密付之後，少室單傳以來，的的無私，繩繩有準。若以正眼觀之，當甚閑家破具？雖然，此意分明誰共委？相同扶起舊家風。復舉：芭蕉和尚，僧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蕉云：有問有答。拈云：芭蕉接物應機，頗善平高就下，子細檢點將來，未免拖泥帶水。若問南禪：不落諸緣，請師直指。拈棒便打。若稍如痛痒，必不辜恩負德。
歲夜，小參。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山僧官差不自由，只得隨流入流。所以，新來乍到，未知井竈郎忙；送舊迎新，未暇改聲換調。廚乏聚蠅之糝，囊無繫蟻之絲，內空外空內外空，多憂多慮多煩惱。年已盡，歲已除，窮廝煎，餓廝吵，露柱暗攢眉，燈籠拍手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舉：雲門示眾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雪竇舉了一喝，復云：好喝。大眾，若要鼻孔遼天，辯取這一喝。師拈云：唱高和寡則不無二，古德檢點將來當甚[尸@豕]沸聲？

上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劒客(著語云：癡狂外邊走)，幾回葉落又抽枝(曾經霜雪苦)。自從一見桃花後(喚鐘作甕)，直至如今更不疑(狐狸探水)。設有無師自悟底，不堪與南禪洗脚。只如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良久，云：曾為浪子偏怜客，為愛貪盃惜醉人。

三月三大聖生日，上堂。舉泗州大聖國師昔日有問云：住在何國？答曰：何國。(著語云：板齒如鐵橛。)又問云：何姓？答曰：姓何。(舌頭拄上腭。)拈云：東涌西沒，七縱八橫，則不無大聖，其奈醜惡俱露。茲遇誕辰，拈拄杖云：拄杖子未免應時應節下箇注脚。卓一下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擲拄杖。

徑山佛智偃溪和尚至，上堂：東澗水清且泚，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驀將泗州大聖鼻孔一揑，直得無處出氣，為復壓良為賤？為復神通游戲？良久，云：君子可八。

淨慈斷橋至，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公案？師頌云：弟應兄呼，自揚家醜。倒却剎竿，全機漏逗。雖有西湖月如晝，何似南禪鐵苕箒？

天童智別山至，上堂，舉：芙蓉訪實性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師拈云：實性用處雖則左之右之，其奈翻成特地。南禪亦欲効古之作，未免扳貧作富，蒿湯備禮。擲下拄杖，云：若不是天童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結制，小參。金烏急，玉兔速，百歲光陰一瞬息。驀拈拄杖，云：惟有拄杖子，硬葛狙，黑粼皴，勿變迁，無面目，三月護生，九旬禁足，酌然使得十二時不被十二時催促，任他門外紅塵擾擾、來往憧憧，肥馬碌碌、瘦馬碌碌，驀然翻變化為龍，為雨為霖俱莫測。卓一下。

復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蓮花。出水後如何？答云：荷葉。師拈云：應機接物則不無，智門要且只能順水張帆，不解逆風把柁。有問南禪：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三平二滿。出水後如何？答云：四角六張。

結制，上堂。衲僧家擔兜行脚，那邊經冬，這裏過夏，撐眉努目，口嘮舌沸。及乎與之立箇期限，同住大光明藏，禁足護生，一似虵入竹筒，伎倆俱盡。山僧不免撥開些子活路，總教轉得身、吐得氣，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睡。

祈雨開經佛事。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所謂一句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剎土而非隘。塵

塵爾，剎剎爾，巍巍乎，蕩蕩乎，靄慈雲而誘大千，霏法雨而津百億，遂得五穀秀實，萬物滋生，處處通津，頭頭合轍。任麼委悉如是，我聞開信，受奉行卷，不滯言詮；脫或未然，切忌巡行數墨，淹黑豆子。是則是，只如　端明相公與眾官等為民祈請，閱此大經，臨筵作證，必竟有何祥瑞？乃云：願展調羹活國手，為霖為雨沃人間。

上堂，舉：無著和尚往五臺，路逢一老人，無著問云：莫是文殊麼？老人云：豈有二文殊？無著便禮拜，老人忽然不見。趙州代云：文殊！文殊！薦福懷云：無著只有先鋒，且無殿後。老人若不隱去，有甚面目見無著？師拈云：二古德總是隨邪逐惡，無著認假不認真。待他道：豈有二文殊？便與兜一喝。老人縱有神通，亦使隱身無路。諸人只今要見文殊麼？擲下拄杖云：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元宵上堂，召大眾云：祖佛付授，以心傳心，猶如鏡燈，交光互照。燈喻一真心，鏡喻十法界，燈燈相攝，鏡鏡交羅，盡十方佛剎微塵數世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炳煥融通，靈明廓徹。所以道：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然雖如是，諸人夜半法堂上東行西行，切須照顧。且道照顧箇什麼？良久，云：照顧撞著露柱。

退院，上堂。梁渚溪邊下直鉤，波翻浪輥費牽抽。六年用盡腕頭力，收卷絲綸恁性遊。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滯中流，欸乃一聲天地秋。

師因日域法眷道舊鄉人，不忘徑山道聚之義，屢邀閑樂累却。復至於景定庚申，暫與一遊。海舡檣上，龍獻七大寶珠。舉眾瞻仰，咸云：東海龍王來迎。繼即須帆，速達彼岸。聖福禪寺住持乃法眷，適值開山千光法師忌辰，方丈大眾禮請陞座(問答不錄)，　乃云：毗盧性海，本無大小方圓；妙淨明心，不礙色空明暗。如鏡含萬象，似月印千江。曾無出沒之蹤，奚分彼此之間？所以居宋朝，則口吞三世佛；遊　　日本，則喜動萬家春。處處通方，頭頭合轍。適值聖福法兄雲集，此方他土，若聖若凡，宴坐圓覺妙場，為說摩訶般若。前半夏說前分般若，後半夏說後分般若。前後頓說、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只要諸人頓證頓悟，一夏無虛棄底道理。茲值開山和尚、千光法師遠諱之辰，俾令為眾闡揚。且道說箇什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這裏見得徹去，釋迦、彌勒飲氣吞聲，臨濟、德山望空啟告。雖然，不是任公子，徒勞話釣竿。

復舉：南泉和尚示眾云：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拈云：南泉老漢雖則不忘水草之恩，其柰脚跟

未點地在。兀庵盡力勃跳，也出他絡繢不得。雖則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其柰先被聖福法兄勘破。然雖如是，且作麼生是納些些底道理？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眼睛纔定動，未免那斯祈。

師次至京東福禪寺方丈，大眾禮請陞座(問答不錄)。　提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是故靈山密付之後，少室單傳以來，諸祖乎興，分宗列派，繩繩有準，的的無私，續焰聯芳，直至今日。堂頭法兄，不忘徑山師席，義聚屢承之約，正為提持窣惰，暫導來誡，越漠觀國之光，即回舊隱畢殘。既乍到此，俾令為眾舉揚，只得客聽主裁，遂即大唐國裏打鼓，日本國裏陞堂，宗通說通，無固無必，人天畢集，凡聖交參，宛爾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普使未信者信，未聞者聞，人人獨步大方，箇箇歸家穩坐，是以謂之佛性義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雖然如是，惟有向上一路，未敢動著。何故？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師關東部從遠迓，纔到建長禪寺掌國最明寺殿，懷香先來參禮，力勸端坐受炷。拜了，復進前覆云：弟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見其語異)。師即握起拳云：吾雖年老，拳頭硬在。復進前云：弟子兩年前曾夢見和尚頂相教訓參禪，惺後親繪供養，此者獲拜慈相，與夢見一同喜悅之至。師云：且莫說夢。又問：和尚尊年多少？師云：六十三。云：弟子不問這箇年。師仍豎拳云：莫是這箇年麼？擬議無語，師便[祝/土]三拳，忻然領話云：蒙和尚教打，懽喜無量。師云：不得作拳頭會。方就坐，少欵而辭。次朝復至，同方丈大眾禮請，即就寺為眾普說。

據坐垂釣。年來佛法播關東，兩國喧傳觸處通，僕僕來觀殊勝處，果然殊勝妙難窮。莫有共相贊揚者麼？禪客出問云：收綸罷釣入扶桑，大海應難可測量，道眼從來空宇宙，灼然遍界不曾藏。學人上來，願聞法要。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進云：恁麼則非但建長增秀氣，少林花木又重新。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記得昔日臨濟得黃檗印證之後往遊徑山，彼時徑山七百餘眾因甚星飛火亂？師云：不會做客，勞煩主人。進云：可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師云：錯下名言。進云：堂頭和尚為五山龍象之首，作巨剎人天之師，駕海而來，闔國忻幸。師云：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進云：恁麼則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師云：天下人仰望不及。進云：臨濟上徑山，七百餘眾星飛火亂；和尚遊日本，六十餘郡仰德瞻風。且道與臨濟是同？是別？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猶隔重關。進云：今日方丈大眾奉上命禮請為眾普說，和尚必竟如何指示？師云：更吃老僧拳頭始得。進云：恁麼則

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師云：得饒人處且饒人。又一僧問云：德山入門便棒時如何？師云：匙挑不上，笑殺傍觀。進云：臨濟入門便喝時如何？師云：翻成忉怛。進云：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那箇疎？師云：一時列下。進云：堂頭大和尚光臨此土，必竟行棒耶？行喝耶？師云：總不作野狐精見解。進云：如何是為人底一句？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乃云：鎌倉路滑，到者還稀；巨福山高，誰能到頂？千聖應難入作，萬靈景仰無門，若非切切相邀，拙者安能到此？便見大力量人、大智慧者，同一悲願、同一慈力，刱新寶所，金碧奐然，樓閣重重，像法濟濟，令一切人覩像法而悟心法、了自心而見佛心，於一心而頓證百千法門、於一法而貫通無量妙義，以至布慢天網、開萬煅爐，煅聖、煅凡，烹佛、烹祖，掀翻海岳、撥亂乾坤，拽取占波與新羅闘額。是則是，只如今日主實互換、凡聖交參，賓主歷然，合談何事？驀拈拄杖，云：兩箇馱子相逢著，世上元來無直人。卓一下。

復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是故三教聖人互相出興，各立門庭，示真實相，無非只要天下人遷善遠惡、明心見性。雖然殊途，究竟同歸一理。惟是證悟有淺深、用處有廣略，如水銀落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且老拙生緣西蜀，幼年棄儒祝髮，挾冊講肆數載，知非究竟，捨去南詢，遍歷諸老門庭。及到蔣山，八月二十五值癡絕和尚上堂，舉覆船，有僧到雪峰，峰云：甚處來？僧云：覆船。雪峰云：生死海未度，為甚覆船渠無生死？言下忽然認得本來面目，憒憒之心稍息。及到育王參無準和尚，遇上堂，舉僧問古德：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答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言下如夢忽覺。自後凡遇入室，常下語。及侍師上徑山，一日聞師云：昔日白雲端和尚因東山演祖參請次，與之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伊說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批判古今亦批判得。祖云：和尚如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演祖聞此語數日，飲食無味，後七日方諭厥旨。是時拙者一聞舉此，無言可對，只向未在處做工夫，久久不輟，凡入室也不下語。一日遇入室，先師把住云：尋常口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當下打破漆桶，禮拜了退，然後徐徐陳於師前，乃云：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雖須要默默，守之久久，自然感驗也。自此如癡如兀度日，先師遺以兀庵二大字，只欲隨緣放曠，以度殘喘。無柰數處被抑，首眾業緣所牽，公選屢董小剎，不容辭避。在眾時，曾同蘭溪聚首於蔣山、徑山千百眾中，雖各究明己躬大事，時復以此道切瑳琢磨，執別而來，各天一涯。伏聞航海東來，際遇王公大人，信向佛法，留心此道，不忘悲願，同心同力，刱新寶所日域魁

為第一甲剎，與宋朝第一徑山無有異矣。數年前，屢承之約，累却復至，以故撤去寺事。越漠乍到，乃荷遠迓之禮，伏承謙冲，領大眾奉上命，請為眾普說，不容堅辭。普說二字，何敢承當？前輩尊宿圓悟、大慧諸宿德，辨瀉懸河，滔滔無間，具載方冊，看者無不明心見性，安敢望古德萬分之一？雖然，久參之士故不在言，後學初機亦須親見親聞，以故勉從所請，應箇時節。略聞此間從古以來惟弘教法，於今始舸宗門，往往信與疑而未決者眾，殊不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從上無數大劫，千佛萬佛互相出世，惟傳此心，非特迦文老漢出世強立此旨，且如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但不知此語出何教典？此便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張本。以至棄金輪王寶位，直入雪山，六年修道，於臘月八夜，覩見明星，忽然頓悟，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此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樣子。但不知教相中，以為教解釋耶？以為禪解釋耶？自成道之後，於三七中，思惟如是事，無啟口處。葢為下根、中根、上根啟問，不得已，起道樹，詣鹿苑，觀根逗教，應機而說。下根者，為說小乘法，四諦法門等是；中根者，為說中乘法，十二因緣等是；上根者，為說大乘法，六波羅蜜等是。初談有教，阿含等經是，為一切眾生皆著有見；次演空宗，般若等經是，一切眾生復著空見。著有著空，執病轉深。後向靈山，始開中道，非有非空中道大乘之教，圓覺、楞嚴、華嚴等經是。說來說去，三百餘會，漸積之多，滿龍宮，盈海藏。凡一切經中，皆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理，曉然無纖毫差殊。如何見得？如金剛經，首先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乃至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更不周由者，也只就他身子上打劫。答云：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當下妥首貼耳，便道：唯然，世尊！只不合道箇願樂欲聞，引得許多葛藤遍地。此是諸經中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影子。此之經語，只指為教相文字之說，得麼？末後又道：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雖有疏鈔解釋，到此亦未免口似磉盤。南泉和尚猶放不過，便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衲僧門下無縫罅處，撏開縫罅得人憎，無出這些子。所以瞿曇老漢洞見後來必有泥教者，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雖則盡力剗除執泥教相之病，其柰執病轉深。此處合徹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後於靈山百萬眾前拈一枝花，獨有迦葉領於一笑之頃，便見拂跡成痕，不合更使冬瓜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壏圾堆上重添壏圾。當時百萬眾中忽有箇漢翻轉面皮，便見一場敗缺不少。

瞿曇入滅之後，迦葉、阿難諸大弟子結集從前四十九年所說之法，列為三乘十二分教，豈特只滿龍宮、盈海藏耶？其有無著、天親、護法、馬鳴等諸菩薩，深慮小根小智者難曉佛理，於是各各造論解釋，號為經律論三藏。漸漸傳來唐土，終未能足。由是玄奘諸師親往西天請經律論，歸來東土，乃見一切人實難曉解，遂製疏造鈔解釋，令一切人容易曉解，積來積去，堆積如山。自此之後，習經律論疏鈔者，執為文字之學，以為究竟之學，不信教外別傳之旨，是為究竟之道，深可怜憫。但不知執泥文字者，除却黑墨白紙之外，如何趣向？往往金口玉舌，亦難與分說。逗到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方知文字之學。果不得力，悔將何及？迦葉、阿難等結集法藏之後，更不復著眼，只將靈山密付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祖祖相傳。是故阿難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呼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這箇即是前來所得底冬瓜印子，遞相傳授。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祖師，得法破六宗之後，受讖記，十萬里航海而來，遊梁歷魏，惟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少林九年面壁得神光，求道于前。其神光者，乃所學儒教諸子百家，貫古通今，無不曉了；所習三乘十二分教，無不精通。問法達磨祖師云：諸佛無上妙道，可得聞乎？達磨祖師答云：諸佛無上妙道，豈小根小智下劣之者所得哉？於是神光斷臂于前，立雪齊腰。祖師問云：當以何求？神光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師答云：將心來，與汝安。神光推窮儒教諸子百家，三乘十二分教中，並無一句相應，只據實祇對云：內外覓心，了不可得。如趁狗逼墻，計窮力盡。祖師只輕輕以冬瓜印子面門上一搭，云：與汝安心竟。且道與世尊答須菩提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旨，何異何別？試著眼看。神光得此印，可據師繩為二祖。繼得三祖，乃是白衣居士，儒釋之教，無不精通。忽患風恙，特來問法於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乞師懺罪。二祖更不移易一絲毫子，便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亦如是，推窮無計，乃云：內外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仍將所得底印子一塔，云：與汝懺罪竟。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直至今日。所以靈山拈花一節，謂之教外別行。既是經律論皆包括在中，更不單單具載。是知我此宗門，猶如大海，百川異流，莫不同歸一味。如太虛空，盡百億恒河沙世界，無不包容。所以道：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在聖不增一絲毫，在凡不減一絲毫。惟是迷悟有殊，所以聖凡有異。遂致執泥文字之學滋多，本有之性不能發現。背覺合塵，弃本逐末，蓋由是矣。儒教亦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本即是自己本命元辰，本來面目。得此本立，方可得道生。本若不立，何

緣得道生？此是儒家膚淺之教，尚且說得如此親切，何況不傳之妙者耶。是汝諸人，若要真箇參禪學道，究明生死大事，以徹證為期者，第一須具堅久身心。先將平昔所學諸子百家文章，四六所習經律論文字之學，與夫見聞覺知，惡知惡覺，一切雜毒，颺在他方世界。然後退步就己，放教空勞勞地。只將古人一轉語，貼在鼻尖子上。晝三夜三，行住坐臥，折旋俯仰，孜孜切切，抵死[拚-ム+土]生，與之廝厓，無纖毫間斷。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提撕來，提撕去，日久歲深，因緣純熟。忽然啐地折，曝地斷，大死一回，己眼豁開，本地風光，頓現在前。方知道，元來只在自己，不在別人。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所以道，參禪須是悟，悟了須遇人。若不求明眼宗師印證，譬如讀書發解及第，了不得轉官相似，亦只徒然。既得柄覇入手，便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生死去來，絲毫無疑。到任麼田地，方謂之大休大歇。無生死可怖，無菩提可求。盡十方世界，通上徹下，是箇真實人體。豈不見古德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信不誣矣。然後道，香果熟入纏垂手，隨機接物，自然綽綽有餘裕哉。若是半信半疑，今日問一句，明日問一句。更歇數日，又看冊子中記得兩句。又問，如何若何，央央庠庠。更有一等薄福闡提，專要點檢別人，並不點檢自己，決不堪為種草散保。此等之人，參到驢年，也未夢見在。豈不見良遂座主，講得極是淵源，乃知教相文字之學，非是究竟。聞麻谷和尚門墻孤峻，弃去文字之學，特去參扣。麻谷一見，便知是箇漢，便去菜園裏。善知識者，是大因緣，且不與你周由者也。如何若何，只要箇人向無入作處入作。及至第二次，見麻谷直入方丈，閉却門，良遂忽然大悟，直從死邊過，便供出死欵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幾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從前執泥經論文字之學，執病當下冰消瓦解。及歸講肆中，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若不回光返照，安有此耶？所以宗門不問僧之與俗，貴之與賤，皆可趣向。所以從前大儒李翺相公、裴相國、東坡內翰、韓文公、張無盡、楊無為等諸大朝貴，自小讀書發解，及第做官，到極則處了。儒教故是貫古通今，飛英騰茂。釋教道教，無不精通，亦知非是究竟。急急回頭轉腦，參見知識，往往聰明靈利。半信半疑者，難得入手。其聰明靈利底，除是不向前。若奮鐵石身心，極容易契證。豈不見于頔相公，參見紫玉、藥山諸老宿，他尋常儒釋之教無不遍看，只將所疑之句以發問端。一日，忽問云：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古德便與直提向上頂門，痛與一槌，答云：于頔客作漢，道什麼于頔？相公滿面怒色。古德指云：這箇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于頔言下忽然契悟。須信佛法無人情，

除是大根器人，方禁得這箇惡辣手段，與央央庠庠、半信半疑者何啻天地懸殊？所以古德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又有老宿云：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一似水上捺葫蘆子相似，如何摸索？必竟如何？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復舉：蔣山贊元禪師因荊公、舒王問云：如何是佛法大意？蔣山不答。舒王扣之既久，不得已而謂之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厚，以剛大之氣必能身任天下之重，然用捨不能，必心之未平，以未平之心安能一念萬年哉？師拈云：大、小、大贊元禪師雖則著草鞋向舒王肚裏走千百市，殊不知剛大之氣即是此道之大本、佛法之根源，本欲當面瞞人，那知翻成自瞞矣。當時舒王若裂轉面皮，甚處討蔣山？然雖如是，要見舒王則易，見蔣山則難。且道諝訛在什麼處？諸人還委悉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下座。

兀菴和尚語錄卷中

住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

侍者　道昭　景用　禪了　編

陞座祝　聖，據坐垂釣。出得油缸入醬缸，通身是口若為談？老拳尚有些筋力，[拚-厶+𠂢]命來機為指南。有麼？有麼？有僧出問云：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茸茸，乘時願赴慇懃請，大展慈風振祖風。學人上來，願聞第一義諦。師云：杲日當空，清風市地。進云：諸佛出世，地涌金蓮，和尚榮鎮此山，有何祥瑞？師云：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一派清。進云：非但建長增瑞氣，八方鼓舞樂忻忻。師云：春行萬國，月印千江。進云：大唐國、日本國，宗風益振無殊別，如何是大唐國佛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如何是日本國佛法？師云：一摑一掌血。進云：任麼則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師云：只你一箇未知痛痒在。進云：只如大檀那國公殿特加禮請和尚開堂演法，和尚數次啟箚力辭，復進十五偈控免，因甚究竟辭免不得？師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進云：可謂佛佛道同悲願重，廣開利濟沃蒼生。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茲辰國公殿親臨，拱聽法要，必竟如何指示？師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進云：任麼則錦上鋪花千萬重。師云：這一句子却也相似。　乃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人人真智湛然，好箇清平世界。無端胡種萌孽，便見毒惡流行，平地干戈，無風起浪，遂致分疆列界，移東補西，荊棘參天，葛藤遍地。然雖如是，只如世界未立、佛祖未興已前如何通信？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復舉：臨濟和尚因王常侍相訪，同到僧堂，常侍云：這一堂僧還坐禪麼？濟云：不坐禪。常侍云：還看經麼？濟云：不看經。侍云：也不坐禪，也不看經，必竟作箇什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是箇俗漢。師拈云：臨濟老漢氣吞寰宇，只要勘破一切人，却被王常侍等閑勘破。諸人還知麼？且聽下箇注脚：一挨復一拶，一踢復一拳，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當晚小參，有僧出問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旨如何？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摧。進云：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千聖難摸索。進云：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覷著則瞎。進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作麼生？師云：却較些些子。

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所？須知言詮不及，描貌難成，為山笑裏有刀，遂致叢林話覇。恁麼恁麼，大難大難，纔有一絲頭，便有百絲頭，獅子一滴乳，迸散百解驢乳。然雖如是，添得為山笑轉新。
復舉：乳源和尚示眾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舉唱。時有僧出，乳源擘脊便打，云：如今是什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師拈云：正令不行，拗曲作直。這僧若知痛痒，乳源歸方丈未得在。
上堂。卸却千斤重擔，惟要在處清閑。老來業債未脫，復墮建長一關。語音未辨，酬酢猶艱。說者聽者難復難，只據一條白棒，南來者北來者俱與痛棒。忽然打著一箇半箇獨脫底，從教知道，酌然不在說處不說處。三乘十二分教，總是指空話空。撒土撒沙，必竟如何？摘楊花，摘楊花。
佛生日，上堂。右脇纔生，便放拍盲，指天指地，獨步縱橫。雲門要打殺，建長助掘坑，惡種從教不復萌。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結制，上堂。昨日晴，今日雨，春夏交承，時節順序，一似林下衲僧不越規矩，三月安居，克期而取。西天以蠟人冰，雲峰以鐵彈子，建長亦有一條活路，飢則飡，渴則飲，閑則坐，困則眠。以此為據，諸人但任麼參，決不賺忤。
解夏，小參。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敢問大眾：且那箇是一音所演之法？莫是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麼？莫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麼？如斯理論，大似撥火覓浮漚。且道：是那箇一音？以拂子擊禪床，云：一音既演，直得盡乾坤大地、若聖若凡、情與無情，聞是法音悉得悟解。然雖如是，唯有拂子不入這保社。何故？不見道：山僧不會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擊一下。
上堂：解開布袋頭，縱橫得自由。其往也，無拘無束；其去也，南州北州。放牧為山水牯牛，不風流處也風流。
謝兩藏主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大藏小藏盡從這裏流出，諸人若知得落處，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聽拄杖子從頭點出。左邊卓一下云：這箇是有教。右邊卓一下云：這箇是空教。中間卓一下云：這箇是中道大乘教。三段不同，欲釋此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又卓一下。
國公就本寺滿散祈禱道場，禮請普說(問答不錄)。
乃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胸藏六合，掌握乾坤，坐碧油床，被忍辱鎧，執堅固箭，秉智慧弓，總大千世界為一戰場，指百億須彌為一射垛，百發百中，雙放雙收，掃除百萬妖魔，勦絕步多惡黨，便見時清道泰，海晏河清，八表歸仁，萬邦入貢，頓轡自

樂，坐鎮無憂，可謂我於法王得法自在。正恁麼時，且道功歸何所？良久，云：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竪降旗。

復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蓋由一切眾生無始以來，無知僻執，起惑造業，輪迴五趣。如來出世，隨宜為說處中妙理，令諸有情了達諸法，遠離疑執，起處中行，各自修滿，得三菩提，證寂滅樂，皆由心之所作。古德云：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實。持五戒生人道，修十善生天道，皆由心作。至於捨有漏入無漏，棄有為入無為，皆由心作。蓋造善造惡不同，所以諸佛出世，觀根逗教，演說三乘法門，乃至隨彼彼類，現彼彼身，而為說法。此法惟只一法，蓋為有此一切心，應機為說一切法。雖隨根機而說，於人天大會之中，亦有悟無生忍者，有證阿耨菩提者，亦有雖在會中，如聾如盲，不能曉解者。蓋證悟有淺深，得道有優劣，或密說而顯演，或談空而顯實，或指示教外別傳之旨，無非只要一切人明自心，見自性，證此法。此法者，非有非無，非有無，非無無。若道不在說處，一代時教甚處安著？若道在說處，且此法作麼生說？須是夙有靈骨，信根堅固，方有趣向分。是故大檀那夙乘願力，篤信佛法，歸敬切切，盡寫藏典，披閱誦持，知非究竟。由是力究教外別傳之旨，孜孜不捨，食息不忘，以徹證為期。是知大根器，大力量，再來菩薩方能如此。又能刱大伽藍，為國中第一甲剎，廣安多眾，各令知大叢林規式，各令參究己躬大事，各令知有教外別傳之旨，甚深廣大，可以續佛慧命，能離生死此岸，達到菩提涅槃彼岸，廣度有情，總令成佛，常運此心，愈堅愈久，能如是哉？老僧乃蜀邦生長，訪道江湖有年，適因法眷道舊不忘之義，屢承之約，累却復至，以故撤去寺事，暫乘良便，越漠觀國之光。先承國公殿特垂降接，一見如故，雖語音未通，凡動靜往來，語默酬酢，心眼相照，只此以見吾道眷屬而致然矣。便見瞿曇老漢三百六十餘會宣說此法，或人間，或天上，說者聽者，心心相知，眼眼相照，與今日所說所聽等無有異。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灼然參到前後際斷三祇劫空，照見塵劫以來絲毫無差，凡情聖量覓一絲毫了不可得。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參學之士向這裏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歷歷分明，方知一代時教句句字字不說別事，與教外別傳之旨無異無別。或於三乘十二分教中明得者，或於教外別傳之旨明得者，總是到家蹊徑。教中明得者終是迂曲，教外明得者不妨直截。唯直截一路必能到家，必到大休大歇之場，盡未來際得大自在。何故？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謂直截者也。除是大根器、大力量，方堪煅煉，無常迅速，莫作等閑。

古德云：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決然人身難得，好時難逢，知識難遇，正法難聞。既得人身，袈裟著體；好時既逢，知識既遇，正法既聞，剋地不將為事。葢是不曾種得般若種子，聞似不聞，見似不見，遇似不遇，蹉過者多。盖為有此一切心，所以佛說一切法。山僧自春夏至秋，奉意旨為國為民啟建祈禱道場，日以初、中、後三時，領大眾熏修、披閱、誦持，專祈豐稔太平。今來果遂懇祈，茲辰滿散陞座，為眾普說，無非以此心說此法，感格諸佛龍天，鑒茲誠禱，吉祥中吉祥，殊勝中殊勝，乃是此心此法之靈驗也。眾中辦道兄弟，為在教中明得？為在教外明得？往往如風過樹者多，灼然不是小事。佛法下衰，無甚今日。老僧在處叢林，每見眾中辦道兄弟孜孜切切，不捨晝夜，以徹證大事為期，或有一箇半箇挨將出來，弘持大法，依舊超出古今者多。若是道念不堅，力量不大，終難希求大法。豈不見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惟老僧使得十二時。且道他在甚處著？倒是汝諸人若真箇孜孜切切，只將己躬一件生死大事，晝三夜三與之廝厓，片時不肯放捨，灼然便得十二時。若只今日明日點檢張三、點檢李四，聽人說好便道好，聽人說不好更道不好，謂之矮子看戲，隨人上下，於自己依舊黑漫漫地空喪光陰，不覺老病將至，生死到來，將何抵敵？驢胎馬腹，無可疑者。葢緣虛消檀越信施，枉受人天供養，棄却自己工夫，只說他人過惡。他人若無過惡粧點，強說是非，以之為張，三塗地獄如何逃得？此是決定之義，與經教所說一同，且不是誑謔之語，信也好，不信也好。老僧千錯萬錯，越漠乍到此間，衰晚之質，語音未通，無柰難却上命，勉力支撐。住持之職，陞堂入室，示眾普說，雖不曾缺，垂手之際，自嘆枉費精神。大凡出家之士，置身叢林中，披佛袈裟，住佛屋，喫佛飯，須是持佛戒，修佛行，弘佛法，續佛慧命。或出來辦事，輔佐叢林，須是有始有終，盡善盡美，成就叢林典刑，即是成就自己，方名禪和子，方可稱佛弟子。若不然者，何緣得大事千了百當，臘月三十日到來？可謂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是誰過歟？葢是道念不堅，力量不大，有此差別，所謂佛法下衰，無甚今日者是也。若說此心此法，說到盡未來際，無有窮盡，在會聽者聞者，俱受龍華記。別有一頌子，奉為圓滿願心，舉似大眾：為國為民運此心，果符虔禱獲豐榮。時清道泰封疆闊，合國歡呼賀太平。

上堂。一塵入正定，諸塵三昧起。諸塵入正定，一塵三昧起。三昧與正受，土塊泥裹洗。咦！白日堂堂眼見鬼。非不非，是不是，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午丁未天河水。諸人若也不會，且聽拄杖子當陽指示。卓一下，云：今朝是九月一，明日是初二。又卓一下。

諸山至，上堂云：開爐節何可說無賓主話？口含霜雪，既遇知音，謾且拈掇。是汝諸人切不可胡亂挑撥，默默守之，忽然冷灰豆爆，方知道文武火種難磨滅。
別山、斷橋二法兄訃音至，上堂。南山白額虫，撞倒太白峰，直得西湖徹底枯竭，東海怒浪翻空。安漢圭峰拊掌，天台尊者槌胸，郎忙日本國裏打鼓，大唐國裏撞鐘。何也？兄弟添十字，此意孰能窮？拍膝一下，噓一聲，下座。
東福法兄至，上堂。同飲龍囷，同依師席。切瑳琢磨，相滋相益。分袂東西，各提祖令。越漠來投，心膽傾盡。執別恰恰一周，千里俯垂輝映。舉眾再奉慈光，無異撥雲見日。若是向上向下，總將靠之一壁。何也？憶得凌霄蠱毒之家，水也不曾沾他一滴。阿呵呵！會也麼？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云：老胡授般若多羅讖記，區區十萬里航海而來，游梁歷魏，冷坐九年，以至分皮分髓，將謂有多少奇特？及乎付法一偈，便見敗缺不少。建長雖是他的傳正派兒孫，不曾將脚踏他界。至茲遇遠諱之臨，因齋慶讚，亦有一偈舉似大眾：吾本來茲土，無法與人傳，成蛇者入草，成龍者上天。
天台山萬年寺二童行化主至，上堂：人從天台來，却得西川信。報道萬年松，生在石橋頂。豐干不合饒舌，累及拾得寒山。奮不顧身，奔南走北，直趁東海龍王窟宅，探扶蒼龍頷下明珠，懷抱而歸，廣作利益。非惟照徹十虛，光吞萬象，直使大海變作桑田，千手大悲重增光彩。驚起五百大士，各各從定而起，擘開蒸餅峰，吸盡斷橋水，合掌贊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大唐國、日本國，千古之光得能超越。然雖如是，以拄杖打一圓相，云：諸人還知此大寶珠來處麼？卓一下，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擲拄杖，下座。
西巖訃音至，上堂：近得遠來口傳信，報道年來頗安靜。唯有太白瑞巖翁，撞破虛空有雜碎。驚起西川大蓬山上石女淚雙垂，引得扶桑巨福山中木人空嘆息。且道因甚如此？良久，云：同飲龍囷無義水，手足義重如膠漆。拍膝，云：斷絃安得鸞膠續？
冬節，小參。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豈不見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這裏眼見鬼去，不為差事。設或汝暫舉心，便見塵勞先起。須知群陰剝盡而無剝盡之蹤，一陽復生而無復生之跡。既無蹤跡，迥絕承當，鐵樹開花撲鼻香。
復舉雲門和尚上堂，僧問云：請師答話。雲門召大眾，眾舉頭，雲門便下座。師拈云：雲門任麼答話，已是舌頭拖地了也。雖然未舉

已前薦得，早是不堪持論，何況葢覆將來？乃高聲召大眾，眾舉頭，復云：果然。便下座。
冬節，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中有一轉平實語，缺齒老胡舉不全，賺他立雪人莽鹵。諸人要知麼？良久，云：猫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臘月八夜眼見鬼，便開大口說道理，若向衲僧門下過，爛槌一頓無疑矣。莫有助拳助踢底麼？操日本鄉談云：和蘇嚕之。
最明寺殿應夢就本寺命僧看金剛經萬卷，祈保天下太平。請滿散陞座(問答不錄)，　乃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驀召大眾云：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若於唱教門中，足可瞞神謔鬼；若於衲僧門下，大似鄭州出曹門。雖則瞿曇老人於般若會上無中唱出，豈謂後五百歲繫縛盲驢無自由分？豈不見葛獠無故聞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累及周金剛焚却一檐疏鈔，便敢胡撈亂打，也大無端。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須知三世諸佛說夢，歷代祖師說夢，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遍滿西天唐土，莫能止遏。不覺不知，流傳日本最明寺殿。白日青天，開眼說夢。一似靈山會上，親見親聞，無異無別。建長有氣無出處，從而不識好惡。向大集殿，對眾與之說破：清平世界，切忌訛言。直教天下太平，兵戈絕戰。國安民泰，歲稔時豐。飢則飡，渴則飲。閑則坐，困則眠。於事無心無心，於事無欲無依。豈不慶快？然雖如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復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拈云：舍利弗開眼說夢，須菩提寐語噡言。建長憤氣不甘，一時按過。因成一頌，舉似大眾：夢中演說六波羅，覺時同別苦問他。今日最明重演說，更無一字有諝訛。阿呵呵，會也麼？好是太平無事日，酌然不許動干戈。喝一喝。
徑山佛鑑忌，拈香云：每年三月十八，憶著痛恨入骨，巨福山上望凌霄，萬重山海煙波闊，謾爇一炷兜羅木。唵(引)，嘖嘖嚩嚩。

樗寮字阿彌陀經書偈送最明寺殿

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親付最明殿，祝壽如滄海。但願得此經，當下明此心。的知胡達磨，元不在少林。

最明寺殿契悟因緣

壬戌十月十六朝，最明啟問曰：弟子近日坐禪，見得非斷非常底。師云：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方得千了百當。最明曰：和尚方

便指示。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最明曰：弟子道崇無心。師云：若真箇無心，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指燭云)譬如蠟燭，未澆成以前，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及至澆成點燄，輝耀雅觀，照徹冥暗，人人瞻望。末後燭盡光極，依舊如前消息。佛出世度人，亦復如是。未出世以前，淨法界身，本無出沒。以大悲願力，示現出世成道。隨上中下根機，演說三乘十二分教。拈花示眾，為令聖凡人天大眾，明心見性。末後入無餘涅槃，亦如一條蠟燭，無二無別，萬古流通，直至今日。若見此性，直下便見也。良久云：見麼？最明曰：森羅萬象，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師云：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最明言下，忽然契悟，通身汗流。乃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今一時已滿足。感淚數行，作禮九拜。師即起，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即將自身法衣一頂付之，祝云：公不易到箇田地，宜善護持，令法久住。親付法衣，以表燈燈相聯，續佛慧命，以光末運，萬世愈榮。次為說付法偈：

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

最明寺殿悟道後師贈之助道頌五首

老僧初到與三拳，埋恨胷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妄宣傳。

悟了還同未悟時，著衣喫飯順時宜，起居動靜曾無別，始信拈花第二機。

二十一年曾苦辛，尋經討論枉精神。驀然摸著娘生鼻，翻笑胡僧弄吻唇。

治國治民俱外事，存心存念自工夫。心思路絕略觀看，佛也無兮法也無。

壬戌十月十六朝，虛空拳踢不相饒，等閑打破疑團後，大地黃金也合消。

最明夢一善知識，教訓堅固，參禪惺後，親繪供養。越兩年，值老僧到，先來參禮，果與夢見，一同契悟。後捧呈所畫頂相求讚。

千煅萬煉工夫熟，感得夢見善知識。力勸加工用行修，果獲契悟心滿足。自彰醜惡自捈糊，佛祖仰望俱失色。老僧更與添一重，(咄)急急如律令勅。

長書上最明寺殿

昨使者云：最明寺殿乃因大風所損百物，天下萬民辛苦，御心中憂閑不樂。以此可見憂人不憂己，乃是佛菩薩用心如此。老僧雖在病中，亦不憂己，惟憂衲子己事未明，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者是也。佛在世時，因瞿曇種族將遭大風火難所侵，急來投佛免之，佛云：免不得。何以故？眾生造業之多，共業所感，謂之定業難逃、劫數難逃，若一向安樂如意者，不知罪福來源也。繼即瞿曇種族被風火爇盡，所以佛有三能三不能者也。記得古德示眾云：昨日洪水大作，華山崩倒，湍壞了數萬人家，你輩後生知什麼茄子、瓠子？語中有理、有事，有憂、有不憂，當時若有通方作略者，只好與他掀倒禪床，便見一場敗缺。又記得老東山演祖云：不憂諸莊旱澇，惟憂禪和子不會狗子無佛性話。老東山纔開臭口，便見鄉談，剋由叵耐。又記得太宗皇帝因蝗虫大作，喫盡天下萬民稻苗，帝令人捉虫來自食之，云：只喫朕心肝，莫苦我天下萬民。由是蝗虫便息。此亦是憂民不憂己，若與老東山把手共行，猶較三步。在五濁惡世，成劫、住劫、壞劫、空劫，輪轉不息，便有大三災，風災、火災、水災隨之，欲界天、色界天尚不免也。又有小三災隨之，病苦、飢苦、儉苦，五濁世中必難逃矣。惟有前身作福，今身受也。若前身作業者，定定今身，後身更後身受也，絲毫無差。所以佛出世，勸人作福避罪，息貪嗔癡妄念之業，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從淺至深，從凡至聖，從劫至劫，乃至無數劫，功行圓滿，必能證佛大果。却來五濁世間，隨機為說最上乘法，悉令證入阿耨菩提，亦無菩提可得，亦無證入之理。所以千佛萬佛，唯以此法傳持，佛佛祖祖，無二無別。況今末劫之時，道不及古，說道者多，行道者少。日本興刱宗門，唯我最明寺殿再來之佛，留心佛法，道念堅固，超越上古聖人一頭地矣。禪衲中向道者多，堅固者少。老懷唯憂，向後之弊恐不及古也。諸莊旱澇亦憂，大三災、小三災亦憂，禪和子不會狗子無佛性話亦憂，自己老病亦憂，未得脫回宋佚老亦憂。此之千憂萬憂，直憂至阿逸多下生，又更添一重憂在。能與老僧免得此憂否？莫若憂之與樂，好之與惡，是之與非，古之與今，佛之與祖，一劃劃斷，便見天下太平。扶病信筆，上希一覽矣。

最明夢見寺中僧堂盡是高僧羅漢，上頭一箇大棟樑。惺後即發心重新鋪葢。工畢。

上堂，云：檀那夢見大揀樑，高僧羅漢滿雲堂，慷慨重新鋪葢就，比之兜率更尤強。衲子辦道耐長久，成佛作祖法中王，下等愚迷無正念，鎔銅灌口臥鐵床。

結制，小參。有處不是有，無處不是無，有無不到處，馨香滿道塗。驀召大眾，云：縱饒窮及到此，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處，更說什麼三月護生、九旬禁足？大似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若是丈夫志氣，必然別有通方作略。良久，云：有麼？擊禪床一下，云：將謂春歸無覓處，那知轉入此中來？

復舉金峰和尚示眾云：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有僧出問云：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拈云：金峯年老心孤，這僧有眼無耳，待它任麼道，便與掀倒禪床，豈不俊快建長？這裏縱有咬猪狗手脚底出來，棒折也未放過在。

上堂，舉：智門和尚，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蓮花。出水後如何？答云：荷葉。頌曰：出水未出水，心疑生暗鬼。鞏縣造茶瓶，一隻三箇觜。

上堂，舉：趙州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答云：我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曰：青州布衫重七斤，由來錯認定盤星。那知富士山孤峻，到頂須行三日程。

達磨祖師忌，拈香召大眾云：東望大乘器，區區十萬里，因這一著錯，累及人斷臂。(以香指祖師云)彼錯猶且可，(復自指云)此錯無巴鼻，彼錯此錯訴之誰？(插香云)倒拈鐵笛逆風吹。

徑山偃溪珏荊叟、國清源靈叟等訃音至，上堂。澗東一脉，滔滔聒聒，接於偃溪，波騰嶽立。甬東西湖，奔湍迅速，返本還源，龍淵窟宅。直得凌霄起舞，五峰唱拍，引得天台山國清寺東廊上寒山拾得颺下生苕帚，拊掌呵呵；金華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涕淚悲泣。正恁麼時，諸人還知三大老為人親切處麼？拍膝一下，云：憶著令人肝膽裂。

上堂，舉：乾峯和尚有僧問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黑打一棒，雨似盆傾。師拈云：兩箇老凍儂，一人渾崙吞箇棗，一人蘸雪喫冬瓜，引得這僧口裏水碌碌地。驀拈拄杖，云：建長拄杖子，忍俊不禁，總將各各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穿却。卓一下。雖然如是，諸人還甘麼？良久，云：其或未然，不妨重下注脚。乃云：冬天日短，兩人共一椀。唵，阿盧勒繼娑婆訶。擲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夜夜明星現，時時兩眼開，如何臘月八，特地嘆奇哉，引得隨邪逐惡者，至今一味狗來腥。
退院，上堂。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舉主丈云：主丈頭邊挑日月。

合國悲泪勸留，　師堅執不允。部從遠送上舡，列拜泣別，順帆即復舊隱。又被公選住持婺州雙林，七次控辭不得。

住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

侍者　景用　編

指三門。衲僧門下，活路通天。脚頭脚底，能方能圓。召大眾云：照顧踏破常住磚。
佛殿。如何是佛殿裏底？(咄！)無端開口便臭氣，掩鼻不及，只得五體投地。
傅大士殿，七佛引其前，維摩接其後，一盲引眾盲，至今不唧[口*留](咄)。
據方丈，拈拄杖示眾：咄咄！(擲下云)不信道。(便起)。
拈省箚，云：靈山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燈相續，綿綿不斷，直至今日，愈光愈顯。汝等諸人各生難遭之想，拱聽首座宣讀。
指法座。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等閑踏著，不直半錢。　祝　聖。次拈香，奉為　太傅平章國公，增崇祿位。　次拈香，奉為　判府殿撰侍郎、判縣軍正寶謨郎、鄉府縣文武官僚，各增祿筭。
據座(問答不錄)。　拈拄杖，云：拄杖頭邊，草鞋跟底，隨緣放曠，隱遁過時。豈謂業債難逃，復落他家絡繢？扶病拖泥帶水，只得竪四橫三，乘時拽取。正續山與雲黃山闢額，為復是神通游戲？為復是法爾如然？不見道：浙東山，浙西水，四海五湖皇化裏。卓一下。
復舉：世尊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拈云：跛脚阿師徒有此語。雙林則不然，我當時若見，便與兜一喝，復向道：黃口小兒道什麼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當晚，小參。久響雙林，可曾遊歷？及乎到來，果是殊別。山環水繞，寺廣人稀，內空外空，無彼無此，彷彿威音那畔，分明古佛家風，不妨按下雲頭，鉢囊暫且高掛。坐則同坐，行則同行，同苦同甘，同憂同樂，必竟事作麼生？但看人情若好，自然喫水也肥。
復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

散宅。拈云：二古德雖各擅家風，未免笑破天下衲僧鼻孔。雙林盡力[跳-兆+孛]跳，也出他綣繢不得，纔入門來，乃見破之又破、損之又損，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亦未免笑破天下衲僧鼻孔。然雖如是，或遇東君借力，便有生意。如何見得？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冬夜，小參。破砂盆，漏燈盞，死偷心，滅正眼，近之則愈遠，親之則愈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全明全暗，雙放雙收，番復看來，當甚熱大？是則也是，只如進前叉手、叉手進前又作麼生？良久，云：冬行春令。　復拈拄杖示眾，云：雲門大師道：從上諸聖為甚麼不到這裏？蓮華峰庵主道：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拈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則不無二老，要且無為人底道理。雙林則不然，到與不到。卓拄杖一下，云：一時截斷。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擲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一陽來復，暖回幽谷。雲黃山上，喜氣浮空。綉水溪頭，疎影含玉。老胡不會轉身句，無節目中生節目。拈拄杖，云：累及拄丈子，皮膚脫落盡，通身烏律漆。卓一下。

臘八，上堂。(值雪)正覺山前，星月燦然。雲黃山上，霜雪凝然。普天率土，今古常然。如何臘八，忽然而然？汝等諸人，各宜照顧娘生鼻孔，莫教打失自己眼睛，免致每逢斯旦，惑亂天下叢林。謹白。

請化主上堂：雲門一曲，調高千古。子細推窮，從來無譜。此曲只應天上有，大士得來無本據。今日當陽分付，新年諸路化主。在處富有知音，遇著知音舉似。舉似則不無，且道是何曲調？臘月二十五。

歲除，小參。有處不是有，無處不是無，有無不到處，馨香滿道途。古德任麼說話，前不迭村、後不迭店，未盡善矣。只如舊歲不是舊，新年不是新，新舊不及處，堂堂獨露真，且作麼生論量？或有箇漢聞任麼說，便道：正落在古人綣繢裏。又作麼生支遣？當任麼時却有箇道處，且作麼生道？良久，云：舊歲今宵去，新年明日來。拂子擊禪床一下。　復舉：趙州道：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錯用心。拈云：三十年不下繩床，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只在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至今未有轉身之路。若是朝三千、暮八百底，雙林這裏不著。

無準忌，拈香云：這箇老漢，軟頑希罕，煨而不熟，煑而不爛，沒興遭他負累，被陷雲黃苦難，怨之不已，恨之不休。(燒香云)且將這箇雪冤讎。

結制，小參。去年十月十七，被命來尸敗席，陳逋弊積如山，中外倉庫赤立。勉效佛在世時，持鉢沿門求乞，不憚涉險登危，波波為

眾竭力。逗到四月十五，恰滿六箇月日，諸方禁足安居，雙林豈容禁足？領眾展轉求賢，然後求己的實心空，及第歸來和這自己拋擲。更有一事告報：古聖言端語的，寧可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可鎔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喫飯忽咬著砂，一生參學事畢，若不量彼來處，水也難消一滴。且諳訛在什麼處？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直待當來問彌勒。

舉：靈樹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師云：正抓著雙林痒處。

結制，上堂。諸方此日安居禁足，雙林難說禁足安居。厨乏聚蠅之糝，廩無隔宿之儲。策杖遍叩檀度，免我一眾飢虛。休以蠟人為驗，但願處處逢渠。拍膝一下，云：(噁)！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天童前住首座寮，結夏秉拂。

太白峰高，佛祖仰望不及；玲瓏巖險，衲僧指足無門。縱有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底作略，到此總須望崖而退。就中隰州古佛較些子平易中險峻、險峻中平易，檢點將來，猶在半途，終未能到。頂寧上座固不敢仰視，今夏得與現前一眾及此方他土微塵剎海、若凡若聖、情與無情，於其間平不留險，非取同住大光明藏、宴坐圓覺妙場，三期之內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壁立萬仞、萬仞壁立，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是而住、如是而修、如是而行、如是而證，是則是，必竟喚什麼作平等性智？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胡云：藥山老子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胡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你提撥處。胡云：非但藥山，米胡亦任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云：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師拈云：米胡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負累者僧頑石邊蹲坐，轉動不得。當時待他道：也無你提撥處。拈棒便打。若云：因甚打某甲？却向道：頑石動也。

冬節，秉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聖遠乎哉？體之則神，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所以，靈山密付，取聲安置篋中；少室單傳，吹網欲令氣滿。自餘行棒、行喝，全提、半提，總是撒土拋沙，欺賢罔聖。眾中猛烈丈夫，各各氣衝牛斗，豈可甘受屈辱？乘時裂轉面皮，當陽決斷，貴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從教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氷河起焰，寒谷回春，一塵蜚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雖然，因甚玲瓏巖依舊聳青空？良久，云：直恐虛心自天意，人間穿鑿枉工夫。

舉：道吾離藥山到南泉，(著語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南泉問云：閻黎名什麼？吾云：宗智。(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　南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賊被賊捉。)　吾云：切忌道著。(一欵便招。)　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生。(賊無種相鼓籠。)　至三日後，道吾在後架與雲巖把針次，南泉過見，乃再問云：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貧兒思舊債。)道吾抽身入僧堂，南泉便去。(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道吾却來坐，雲巖乃問云：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吾云：你得恁麼伶利。(磚頭來，瓦子報。)　巖不薦，却去問南泉云：適來因緣，智頭陀作麼生不祇對和尚？南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檐得一檐懵懂，換得一檐骨懂。)　巖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第二杓惡水。)　巖亦不會。道吾知巖不薦，乃云：此人因緣不任此。便與回藥山。(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藥山覩二人回，乃問雲巖：汝到甚處去來？巖云：到南泉來。藥山云：南泉有何言句？雲巖遂舉前話。(拾得封皮作信讀。)　藥山云：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來？雲巖無對，藥山乃大笑。(盡道藥山笑裏有刀，殊不知怜兒不覺醜。)　雲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藥山云：吾今日困別時來。(舌頭拖地。)　雲巖云：某甲特為此事歸來。藥山云：且去。雲巖便出。(教休不肯休，直待雨霖頭。)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為他閑事長無明。)　道吾却下來問雲巖云：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雲巖云：和尚不與某甲說。道吾便低頭。(臨袁虔吉頭上插笔。)　後雲巖遷化，遣遺書至，道吾覽了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同死同生為君決。)　師拈云：道吾、雲巖，可謂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南泉、藥山，正令不行，拗曲作直。當時若使德山令行，曹洞一宗未至，掃土復成一頌：往復落人絺繢間，那知同步不同行？當初乍可無容質，別作心腸過一生。
靈隱前堂首座寮結夏秉拂
語漸也，返常合道，方木逗圓孔；論頓也，不留朕跡，泥裏洗土塊。所以一機一境，總是接響承虛；舉古舉今，特地無風起浪。豈不見道：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貴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雖則盡力[跳-兆+孛]跳，要且前不迭村，後不迭店。縱使據菩薩乘，修寂滅行，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亦未出靈山絺繢在。是則是，只如五祖和尚道：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送。莫恠空疎，伏惟珍重。又作麼生？良久，云：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舉：保福和尚因長生卓庵時去相訪，茶話次，長生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竪起拂子，不知得不得？保福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

事，分文不直。一等是任麼事，為甚讚毀不同？長生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有老宿云：惜取眉毛。後來雪竇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玄覺云：一等是與麼事，為什麼有得有不得？孚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辯得失。師拈云：雪竇、玄覺等是口甜心苦，半似輕毀，半似讚嘆，引得孚上座無端插觜拂子，忍俊不禁。今夜對眾決破讚之與毀，得與不得。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甚處得來？然雖如是，惜取眉毛。

兀菴和尚語錄卷中

兀菴和尚語錄卷下

法語

示關東法孫

關東掌國法孫誠至，信向佛法，只欲發明己躬一大事，懷香袖紙，拜求法語并袈裟，為究道之助，勉為引筆云：

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所以諸佛法者，皆從信心之所生。但信心堅固，則善心堅固。若善心堅固，則道心堅固。若道心堅固，則佛心堅固。與天地同根，萬物同體，利人利物，亘古亘今，無一毫之差別者也。信心者，信向佛法僧三寶，敬信天地人神，孝養父母師長，一切事皆能敬信，無有退失，信能必到如來地者也。信向心如是，便能持五戒，修十善。若持五戒堅固，善根不斷，必生人道。若修十善堅固，必生天道。若生生信心堅固，善根不斷者，即是三資粮，四加行位菩薩，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煖頂忍世第一位是也。自此從凡入聖，十地位菩薩，乃至金剛心後，解脫道初，方且漸次入等覺位，妙覺位。自十地位至此妙覺位，謂之如來地。說法如雲，利生如雨，自利利它，度未度也。如來地者，即自己信向堅固之心是也。持五戒，修十善，堅固之心是也。但心心堅固，位位增修，無有退失者，即是佛心必到如來地也。縱饒修習到此，却不要執著，直須沒彼前來之位名，但彰自己之實行。吾亦不知吾是誰，與天地同根，萬物同體，方有少分相應。戒律中、教相中，所說一同。若要參透向上一著，須是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有趣向分。豈不見趙州和尚，有僧問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答云：無。自古及今，惱亂天下衲僧，無有休日。法孫但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只向無之一字，切切留心，念念不捨，食息不忘。日久歲深，忽然參透，歷歷分明，絲毫無疑。自己本來面目，本地風光，頓現在前。便與從上諸佛諸祖，所得所證無別。此生它生，得大自在，得大解脫。便見從前信心、善心、佛心、自己心、它人心、天地同根之心、萬物同體之心，無一毫差別。盡大千世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亦無一毫差別。於無差別中，千差萬別。信心亦如是，善心亦如是，佛心亦如是。乃至菩薩心，緣覺聲聞之心，天地人飛走山河大地之心，亦如是心。心既如是，可以治國治家，利人利物，盡未來際，無有退失。作是說者，聞是說者，誰復誰乎？(咄！)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葢代功。

示源清藏主

靈山密付，猶如話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遞代相承，炎天求雪。吾侍徑山圓照老師，雖歷多載，曾無一法可得，唯飢飽寒溫能自知之。至於涉世匡徒，亦無毫髮差別。屢承法眷之約，因東望扶桑，有大乘根器，冒險越漠，觀國之光。復遭世緣所陷，悒悒之氣而不能釋。源清藏主贊佐叢社，表儀多眾，超卓偉偉，袖紙需語，以為究道之助，不容堅却呵凍，書此祝之云：鼻端若有通天竅，可與吾出此氣也。

示隆覺藏主

隆覺藏主久歷叢林，留心參學，以老僧示眾語中有無之一字，於四威儀中提撕不輟。昨五月八日夜四更四點就床之時，豁然頓息，自嘆曰：菩提妙果不難成，真善知識實難遇也。信脚上床，信手整服，更無別念，身心如如，無彼此之非，如如復如如，專一守之，諸緣自空，唯自己耳。雖然如是，不知正邪如何？伏乞慈悲開示。老僧覽之是說，欣然有喜，元來殘羹餿飯亦有人留心矣。既認得些子蹊徑，方可入道，所謂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但專一守之，如執杖牧牛，勿令放逸，莫管相應不相應、正邪不正邪、出此沒彼，盡未來際不動不變，始是工夫純熟，始是得力處，亦不得打淨潔毬子。更須知南泉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須和這無之一字、如如復如如，勝妙境界一時颺却始得。豈不見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此語大有賺人處，若檢點得出，却再來老僧手裏請棒喫。

示松島圓海長老

佛法遍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豈有東土、西天、宋朝、日本分疆列界者耶？所以百億四天下佛法，始自靈山之所傳；靈山之佛法，乃自七佛之所傳；七佛之佛法，乃自賢劫千佛之所傳；賢劫千佛之佛法，乃自過去莊嚴劫之所傳；過去莊嚴劫佛法，乃自未有世界、未有佛祖威音王已前之所傳。其所傳者，本無法可傳，但以心傳心，如水傳器，無傳之傳，所以流傳至今，絲毫不增，絲毫不減。若有有傳之傳，便成斷常之法，終成敗壞，無有今日之盛者也。我於然燈佛所，實無一法可得，誠哉是言！所以參禪只圖見性，如觀掌上，若不見性，無異盲人摸象，有何益哉？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有一法與人，便成斷常之法，非正法也。從上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只貴所得所證、正知正見，廓然蕩豁，徹見本源，方謂之正知正見，繩繩有準，法法融通。或於十二分教明

得者，或於教外明得者，或有未舉先知，未言先領者，或有無師自悟者。葢根性優劣不等，只要明自心，見自性，宗眼明，教眼明，如杲日當空，百億四天下無幽不燭，何曾有絲毫隔礙來？若是所得所證，半明半滅，何緣得徹見本源？既不徹見本源，終成斷常之法，非正法也。[拚-厶+𠂢]得死工夫，方學得生活計，工夫不到，何得周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棒打石人頭，嘭嘭論實事。既得實證實悟處，與從上諸佛諸祖無異無別。至於隨機應變，揑聚放開，自然得大自在，如雷如霆，有何隔礙來？以至出死入生，出此沒彼，有何隔礙來？松島圓海長老，曩遊宋朝，復回舊邦，贊佐法社，近董禪剎。既曰住持，便有主法之稱，為後學之規模，須要明吾宗之來源，開人天之正眼，方且不枉匡徒之職矣。袖紙需語，信筆不覺忉怛。

示成道大師

成道大師見任住持肥後州報恩寺，已經數載。內外享合，緇白歸向。切為自己一段大事因緣，胸次礙膺之物未釋。往年雖曾求師指迷，葢緣歲月蹉跎，未有與決。思之，世間名利之役，無有休歇，於自己全無所益。由是暫假，不遠數千里之遙，僕僕來參。只要決此一事，了了分明，免致虛生浪死之苦，不辜負出家之志。只求直截數句，繁多難記矣。老僧每見尋言逐句，求玄求妙者，痛掃之，不欲特地。不見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只求數句，亦是繁了。若有一句到汝，即埋沒汝也。若無一句到汝，即辜負老僧。有句無句，一時截斷。昔日寂壽道人參昭覺圓悟禪師，指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提撕既久，忽然契悟。凡有問答，如流無滯，直往淮西參五祖演和尚，乃圓悟法嗣師也。纔參禮了，五祖問云：汝參什麼人來？寂壽云：參昭覺和尚來。祖遂問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寂壽拊掌大笑云：大小大，五祖老翁元來不識他在。五祖便知是了徹底人，遂與印可。自此七縱八橫，得大自在。佛之與祖到他面前不滿一笑，更有何生死礙慮掛胸中耶？成道大師但將此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喜怒憂樂片時不要放捨，久久便見倒斷，非但超他總持、末山、劉鐵磨、寂壽輩一頭地，亦乃翻笑建長老翁恣將陳年橘皮以之為火，鼓弄人家男女敗缺不少。法位大師既是手足，不必別紙。

示正傳長老(禪師號宏覺)

嗣法小師慧安長老，號東巖。建長聚首，孜孜究道，請益不輟。別後聞之，開法住持，大興宗社，甚慰老懷。顓書遠投，懇求法語。用侍者捧呈云：節次請益，伏蒙開示因緣，欲乞親染而寶之。答云：今為老懶，猒煩却之。重復啟請，信筆以贈云：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更非。透出重重關捩，而況猶涉厘微。豈不見靈山拈起，迦葉攢眉。得便宜是落便宜，不是苦心人不知。所以每遇問答酬倡，如空谷答響，豈容嘵啄哉？達磨不來震旦，老僧不遊日本。單傳直付東巖，廣為人天宣演。(咦！)輸機是箏人之本。(復指侍者云：)我宗無語句，說甚閑公案。(擲筆噓一聲：)侍者破顏微笑，復云：老僧今日失利。

示院豪長老

弘持。佛法在人不在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既曰住持，却與閑衲子不同，須當潔己精專為後學者法，應機接物亦須隨己力量，切防過與不及。從上來大有規則，當一一依而行之乃善。長老經歷多年，必能熏煉不失。若是未能徹證大法，亦須退步就己窮究教徹，方是千了百當。若只記持言句蘊在胸中，以為我能我解，最是障道之本，大法無由發明，終不濟事。且如住院一事，終日役役無有了期，但按其綱紀大槩，碎事撥向一邊，忙裏偷閑，直將僧問雲門和尚云：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答云：須彌山。但將此一轉語時時提撕，十二時中絲毫勿令退失，日就月將嗯地一聲，便能徹見本有之性、本來面目，虛而靈、空而妙，超然獨脫，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出生入死得大自在，豈不偉歟！世良田當代住持院豪長老。昨冬老僧乍到建長，先辱遠訪，越春袖紙來語，以為究道之助，信筆姑塞其誠矣。

示小師景用

徒弟景用侍者，執侍既久，奉養懃渠，始終守節，併去雜交，顓切向道炷拜求一語懷抱，決了己躬一大事。即答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方是千了百當。從上無數大劫而來，諸佛諸祖，千聖萬聖，亦只明自心，見自性，傳此法。此法者，無傳之傳，是為真傳，名正法也。若有傳之傳，是為妄傳，非正法也。但每日苦樂逆順，逐旋消遣，惟要參究自己工夫，片時不輟，久久必獲感驗也。驀然明自心，見自性，盡乾坤大地，總是自己全體作用，更有何疑慮者哉？今為老病力怯，不及書而却之。侍者忽問云：昔日馬大師不安，院主進前，徐徐問云：和尚近

日尊位如何？馬祖答云：日面佛，月面佛時如何？老僧答云：和贓捉敗。即頌示之曰：日面佛，月面佛，賊被賊捉見贓物。贓賊一時推勘圓，漢州姜與邠州鐵。(復頌曰)日面佛，月面佛，病勢元因自執著。只消三片漢州姜，煎取一服應驗藥。(呵呵)即書以遺。

序跋

性空序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果能見性，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山河大地依而建立，八解六通由茲發現。豈不見碧眼胡云：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端粘牙帶齒，衲僧門下猶隔重關。義侍者號性空，求敘語，因詰之云：既曰性空，是中還著得元字脚否？義默而不答，復指之云：錯。姑與引筆。

跋敬侍者頌軸

妙喜老漢初發足游方時，先以四句偈辭之受業，其後句云：且喜今朝離火坑。前輩標格打頭，便有吞佛吞祖底氣槩，若不是川巴子，如何羅籠得住？自後花木瓜種族，罕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焉。敬侍者鄉談，一同九華豐林受經，仙骨亦能越格。初發足時，府僉祕書贈以伽陀，嘉尚其銳志。及到龍游雙徑，群英次其韻而美之：一家纔有事，引得百家忙。需一語於其後，即就其韻一字酬之云：休。

跋弈東峴住常州橫林淨慈賀頌軸

澗東一脉，曲曲彎彎，分枝列派，接於奉川。正出東峴，滔滔聒聒，注入梁溪。浪打濤翻，蝦蠏魚龍，游泳自若。引得西湖群英，揚清激濁，風波遍地。余見其源源不已，姑以坯土塞之。

跋大火中燒金剛經不壞

敢明寺殿，信心堅固，如金中之剛，親染金字金剛般若經，直得入水不能溺，入火不能燒，只以此見堅固之心，盡未來際，等金剛而不壞者也。因觀火中之經，合掌頂戴，嘆未曾有，故書其後云。

跋了侍者頌軸

禪了侍者遊歷宋朝，遍參諸老，湖海同流，寂巖號之。揄揚之德，頌成巨軸，并歸帆之帙併捧呈。葢老眼矇矓，略觀彷彿，其中有一句子，直是無巴鼻，由是急卷而復還之。

跋大眾賀甯明寺殿悟道頌軸

靈山密付，只要密傳，剗地不密，惡聲流布，遞相鈍置，浩浩至今。昨來密室付授甯明寺殿，只要密傳，剗地不密，言下忽然打失鼻孔，被人指證，案沓如牛腰。且道因誰致得？(咄！)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跋安忍子大智律師草書心經

竺皇先生四處十六會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掬其旨歸，八十餘科不出乎一紙。靈芝老子守南山家法外，筆陣掃雲煙，無故隨後草窠裏輥，雖則貫古通今，正眼看來，草氣太甚。

佛祖贊

出山相

入山出山，何異何別。六年所成，一時漏泄，那堪滿口嚼冰雪。

渡江達磨

道箇不識，自生荊棘。悽悽渡江，忍羞面壁。賴有神光與雪屈。

寒山拾得

指東畫西，眼笑眉垂。心似秋月，髮如亂絲。吟句不成句，題詩不是詩。豐干輕饒舌，敗缺一時知。善哉苦哉，敢稱七佛之師。

行道持數珠觀音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八萬行門，一十九類。尋聲救苦越塵沙，一串數珠數不已。

布袋

杖頭挑百億乾坤，布袋貯三千世界，鬧市叢中等箇人，不知誰是知音者？(咄！)

普化

踢倒飯床，特地乖張。指空話空，撤顛撤狂。木槵拈來換人眼，贏得惡聲滿大唐。

魚婦觀音

提起活鱍鱍，馬郎亦被惑。度生雖願重，那知成敗缺。

靈照女

拈將破笊籬，風前賣與誰。攙行奪市處，非獨老爺知。

無準和尚頂相

文武火，煨殺人；千衲子，恨難伸。五處主法，雙徑兩新；內庭敷演，賜號超倫。自刱正續梵苑，延納雲水高賓；將謂多少奇特，依前滿面埃塵。(咦！)

義簡禪人畫圓相請贊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恁麼說話，早是起模畫樣了。殊不知，纔擬任麼，便不任麼。更問如何若何，笑倒嵩山破竈墮。

最明寺殿真像

掌持國土，天下安堵。信向佛法，運心堅固。德重丘山，名播寰宇。清白傳家，望隆今古。參透吾宗，眼眉卓豎。末後一機，超佛越祖。(咦)！汝辜負吾，吾辜負汝。

自讚

正傳寺住持安東巖請贊

生緣於西蜀，非獨遊日本。十方國土中，當頭俱坐斷。

宏海侍者請贊

這川蓁苴，全不仁者。握起老拳，佛祖也怕。

小師景用請贊

要贊而無德可贊，要罵而無過可罵。贊與罵不及，處大地而不能載。

正因法孫命工繪吾幻質炷禮請讚

箇樣面觜，阿誰敢擬？威凜凜生，氣憤憤地，臨濟德山，望風敬畏。(囧)和蘇嚕之。

偈頌

無錫劉相幹(佑)，篤信佛法，常來參請。自和雪竇罌粟頌來呈，老僧即次韻酬之云：

一實包含萬點春，收來粒粒是家珍。些兒圓轉誰能委，唯一身分百億身。

公讀了，忽然契悟，眾皆賀喜，乃知信向佛法，靈驗如之。

鐵壁

剛然隔斷太虛空，縫罅渾無拶不通，頑鈍碓夫覷不破，倩人書處轉乖宗。

鐵牛

骨格純剛蹄角全，軒然鼻孔自遼天。不貪陝府欄邊草，肯遍畔翻祖父田。

海月

金波涌出爛銀盆，黑白虧盈湛不痕。莫謂清波無透路，珊瑚枝上影團團。

竹溪

空服高心耐歲寒，滔滔聲價沒遮攔。自從南北分枝派，攪動江西十八灘。

雪竇前堂音座寮有煉指行人求頌

未徹根源肯便休，煉磨三種愈精修。發輝自己光明藏，抹過俱胝一指頭。

寫華嚴經求頌

破一微塵出此經，因該果海果該因。無端却被管城子，名句文俱錯指陳。

畫髑髏檐人我檐者求頌

自從塵劫至于今，執著無明人我心。驀忽眼睛俱突出，乾坤大地孰知音。

栽松道者

栽培得地，節操蒼然。死而復活，身後身前。椰[木*栗]橫肩阿剌剌，再來不直半分錢。

亮知客(出世住戒香)

主中賓句驗來端，四海禪流總被瞞，鐵磨機輪難比擬，逢人即出舌翻瀾。

南洲

贍部那邊沙際間，閧然魔子恣縱橫，周金剛帶不平氣，勘破却從潭上行。

小佛事

尤木石相公薨背上香

此一炷香，根蒂穩實，枝葉繁榮。透骨馨香，遼天價重。爇向寶爐，以伸供養。共惟宋故侍讀提史端明相公，清白傳家，儒釋通貫。詞源浩汗而涌三峽水，講讀琮琤而對九重天。修史決古今是非，操麻定人我邪正。為紀為綱兮，霜風凜凜；利人利物兮，春日融融。因觀妙喜語句，脫然契證如如。披閱內典真乘，驀忽點頭唯唯。總道坡仙之再世，宛然普覺之後身。來兮似月行空，去兮如雲散壑。南禪每叨藥誨，懷抱奚忘。荐伸奠禮之芹，領徒熏誦。神靈歆格，不昧本來。(插香云)願此香雲遍剎塵，饒益一切成正覺。

奠茶

錫麓之英，上苑之春，山川秀發，雨露重新。石銚烹來味別，快哉壯爽精神。睡魔退舍，兩腋風清，翻笑趙州錯喚人。

奠湯

地道收來，精麤揀擇，牛溲馬勃，藍毒砒霜，盡情細末，將來變作醍醐上味，當陽點出，滿座馨香，不比其他。薑杏湯。

潮西堂鎖龕

靈峰全提正令，太白平分風月。碎佛祖玄關，掃衲僧窠窟。活中全死，死中全活。舉鎖子云：何似白雲鎖口訣？

覺禪客起龕

奮不顧身，丁字著脚。拶透玄關，死生夢覺。便任麼去時如何？切忌語脉裏轉却。

明侍者起龕

明明知有道不得，明明道得不知有。一回喪盡目前機，八角磨盤空裏走。

嵩知客下火(福州人)

飛猿嶺，太白嶺，須信平夷中險峻。不憚區區親到來，等閑踏斷無蹊徑。泯去來，忘途轍，六月火燒空，烏龜頭帶雪。

蒙庵主下火(浙翁小師在天童死)

佛心宗，賑愚蒙，出生死，絕羅籠，泥牛入海覓無蹤。以火把打圓相，云：扶桑依舊一輪紅。

普淳二上座起骨

普通年後，淳祐年初。有則公案，非實非虛。擬之則心膽喪，覷著則眼睛枯。中問：有優有劣，如何判得恰好？撫骨一下，云：一狀領過。

安危峰藏主起骨(中秋後)

舌底卷風雷，胷中蟠錦綉。機輪轉，碌碌古今都穿透。不墮常流，骨格渾別。獨騎瘦馬踏殘月。

藏上座入骨

與汝往來者是藏，死語誑人成自誑。不往來者亦是藏，火乱灰飛收不上。收得上，與誰論？夜聽巖溜響，朝看嶺雲屯。

清圻二上座入塔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抹過空劫前，超出涅槃後。攪不濁，澄不清。沒圻岸，等空平。酌然雙暗復雙明，休認山河作眼睛。

端知客秉炬

驗衲僧句，如何舉似？要知端的，言外領取。驀然當下死偷心，鐵鑽通紅被虫蛀。
兀菴和尚語錄卷下(終)

No. 1404-B 小師景用命工鋟板

越州兵衛主將官，二月初一日夜，忽夢見一大寺，殿堂深廣，樓閣重重，莊嚴真奇特，裏面去不得，外有一人立。兵衛主將問曰：這裏名什麼？所人答曰：此間名巨福山，建長禪寺善法堂彼岸之時，十方諸佛來這裏說法度人，中間第一尊便是巨福山長老，如今便是

彼岸也。裏面無人去得，你且待長老出來看。少時，便得見長老出來，年及六十餘歲，身相圓滿，不短不長。兵衛見了，心中如法歡喜。夢覺後，語屋裏人曰：我夢見如此事，你等曾見巨福山長老麼？屋裏人答曰：未曾見。兵衛云：我自去巨福山參見長老。即自來建長寺侍者寮，說如上夢事了，便得見兀庵和尚在佛殿領眾行道諷經，果如夢見一同。始信夢事真實，見者聞者，手舞足蹈。

時景用在侍傍，同眾親見是事，即略記之。

No. 1404-C

寧侍者自育王至雙徑，首尾相從，已經數載。見其孜孜為道，真本色衲子。秋風吹衣，忽來告別，且袖紙求語而謁蔣山。吾不欲，特地固却之，而所請益堅。因謂之曰：昔太師祖據鍾阜，大慧居五峰，一時龍象往來。二開士之門，憧憧致武於道，又不知悞了多少人家男女，吾故不敢仰視前輩而痴絕。兄實當世宗匠，此行若空去，後必實回；若使實去，必須空回，斷無疑矣。或恐問著此問如何若何，却不得妄通消息，何故彼此老大？端平乙未中秋，徑山無準叟書于凌霄閣。

No. 1404-D

無準老送寧侍者謁予，且有不得妄通消息之訓，教兒迷子之訣，自當如是。殊不知子未下五峰頂，此消息已塞破，四天下無你左遮右掩處。況無準老有三千里外定殺訛底眼目，早已知予悞了人家男女，子歸當自知之矣。端平丙申大寒，金陵北山道冲書于正傳。

No. 1404-E

歐峰有亭曰見山，乃昔人啟關悟心之所。戊辰嘉定，余適會吾燦祖演心銘於其上，至兀爾忘緣，歸復自然處，余不覺掩耳而退。三十年來，每每兀坐，即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終未能見其所以然而然也。及觀徑山無準大長老書兀庵二字付寧侍者，因問命名之意，曰：無他焉，唯癡兀自守也。若果如此，曷若從徑山所書兀為菴，兀兀然而從燦祖遊為愈也。心月書。

No. 1404-F

這暗號子不是當場主將，他人一字不會。而今大唐國裡，棊布星羅，如吾。
兀菴叢林傑出，正續真傳，言句流布，活人眼目。余獲覽觀，痛快平生，故書其後云。
　寶祐六年季夏望日　晉陵尤煜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